

歸
田
録

明治三十九年

點校說明

歐陽修歸田錄，內容涉及北宋前期的人物事蹟、職官制度和官場軼聞等等，多係作者耳聞目睹，其史料價值是爲人們所公認的。

今存歸田錄版本，應以元刊歐陽文忠公集本爲最早，此書乃南宋周必大等人所編，是歐陽修文集較好的一種。過去商務印書館又曾用他本校以元刻本，印行涵芬樓本，宋人說部書歸田錄，今卽以此本爲校點底本。據該本校訂者夏敬觀跋稱：「此本依元刻文集本，校以宋槧文集本，其祠堂刻文集本及稗海刻本略有同異，皆附注之。又校以宋槧朱子名臣言行錄」，足見夏氏已校過各種較早的本子。這次校點，先將夏氏校本與四部叢刊影印元刻文集本及說郛本、稗海本等對勘，改正了夏氏校本中顯係誤抄誤排的一些地方。同時，又檢核了詩話總龜、職官分紀、皇宋事實類苑及玉壺清話、澠水燕談錄等宋人著作。這些書都曾引用歸田錄或與歸田錄有重文，如皇宋類苑引了今歸田錄一百一十五條中的近百條，職官分紀引了三十餘條，等等。以這些書的引文與今本對勘，證明大多爲照抄原文，未始有意改之，而其異文亦多有優於今本者，可見這些書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歸田錄當時的面貌，故在這次校點中利用了這些書。

在宋編元刊文集本中，原有一些作者原注和編者夾注，這些夾注有時雖不免瑣細，但爲保持原貌

起見，仍予保留。至於夏敬觀的校語，雖亦甚可參考，因這次校點所用書已大大超出其範圍，故一併提出，而將其中的一部分寫入校記中，標明「夏校」字樣。

又，夏氏校以宋槧朱子名臣言行錄，發現所引十八則（實爲十九則，夏氏數漏），有兩則爲今本所無，遂輯出作補遺一卷附於後。這次檢核類苑等宋人書，又發現了不少歸田錄的佚文，今將這些佚文連同夏氏所輯兩條一併附於卷後，並作歸田錄佚文初探一篇，對歸田錄佚文的發生及與此有關的一些問題略作分析，以供參考。限於校點者的水平，無論在校勘、標點或輯佚方面，遺誤在所不免，敬祈讀者有以指正。

點校者

一九八〇年六月

自序

歸田錄者，朝廷之遺事，史官之所不記，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，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。有聞而誦余者曰：「何其迂哉！子之所學者，修仁義以爲業，誦六經以爲言，其自待者宜如何？而幸蒙人主之知，備位朝廷，與聞國論者，蓋八年於茲矣。既不能因時奮身，遇事發憤，有所建明，以爲補益，又不能依阿取容，以徇世俗。使怨嫉謗怒，叢于一身，以受侮于羣小。當其驚風駭浪，卒然起於不測之淵，而蛟鱷黿鼉之怪，方駢首而闖伺，乃措身其間，以蹈必死之禍。賴天子仁聖，惻然哀憐，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，以賜其餘生之命，曾不聞吐珠銜環，效螭雀之報。蓋方其壯也，猶無所爲，今既老且病矣，是終負人主之恩，而徒久費大農之錢，爲太倉之鼠也。爲子計者，謂宜乞身於朝，退避榮寵，」而優游田畝，盡其天年，猶足竊知止之賢名。而乃裴回俯仰，久之不決，此而不思，尚何歸田之錄乎！余起而謝曰：「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，吾其歸哉，子姑待。」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修序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退避榮寵

夏敬觀校（以下簡稱夏校）：祠堂本有夾注：「一作遠引疾去，以深戒前日之禍」十三字。

目錄

自序	一
卷一	一
卷二	二
佚文	四
附錄一	五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	五
夏敬觀跋	七
附錄二 歸田錄佚文初探	五
附錄三 主要參攷書目	六

歸田錄卷一

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，至佛像前燒香，問當拜與不拜，僧錄贊寧奏曰：「不拜。」問其何故，對曰：「見在佛不拜過去佛。」贊寧者，頗知書，有口辯，其語雖類俳優，然適會上意，故微笑而領之，遂以爲定制。至今行幸焚香，皆不拜也。議者以爲得禮。

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，而制度甚精，都料匠預浩所造也。塔初成，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。人怪而問之，浩曰：「京師地平無山，而多西北風，吹之不百年，當正也。」其用心之精蓋如此。國朝以來木工，一人而已。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。有木經三卷行於世。世傳浩惟一女，年十餘歲，每卧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，如此踰年，撰成木經三卷，今行於世者是也。

國朝之制，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，有國以來百年，不試而命者纔三人：陳堯佐、楊億、及脩忝與其一爾。

仁宗在東宮，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，其居在宋門外，俗謂之浴室巷，有酒肆在其側，號仁和，酒有名於京師，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，飲於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公，將有所問。使者

及門而公不在，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。中使遽先入白，乃與公約曰：「上若怪公來遲，當託何事以對？幸先見教，冀不異同。」公曰：「但以實告。」中使曰：「然則當得罪。」公曰：「飲酒人之常情，欺君臣子之大罪，一作罪大也。」中使嗟歎而去。真宗果問，使者具如公對。真宗問曰：「一作公何故私人酒家？」公謝曰：「臣家貧無器皿，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，賓至如歸，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，遂與之飲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無識臣者。」真宗笑曰：「卿爲官臣，恐爲御史所彈。」然自此奇公，以爲忠實可大用。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，公其一也。其後章獻皆用之。

太宗時親試進士，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。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，皆有時名，庶幾文思敏速，何尤苦思遲。一會言事者上言：「舉子輕薄，爲文不求義理，惟以敏速相誇。」因言：「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，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。」太宗聞之大怒，是歲殿試，庶幾最先進卷子，遽叱出之。由是何爲第一。〔二〕

故參知政事丁公、度、晁公宗憲往時同在館中，喜相諧謔。晁因遷職，以啓謝丁，時丁方爲羣牧判官，乃戲晁曰：「啓事更不奉答，當以糞壑一車爲報。」晁答曰：「得壑勝於得啓。」聞者以爲善對。

石資政中立好諧謔，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。嘗因入朝，遇荆王迎授，東華門不得入，

遂自左掖門入。有一朝士，好事語言，問石云：「何爲自左去？」掖門入。」石方趨班，且走且答曰：「祇爲大音施王迎授。」聞者無不大笑。楊大年方與客棋，石自外至，坐於一隅。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：「止於坐隅，貌甚閑暇。」石遽答曰：「口不能言，請對以臆。」

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：馮相道、和相凝同在中書，一日，和問馮曰：「公靴新買，其直幾何？」馮舉左足示和曰：「九百。」和性褊急，遽回顧小吏云：「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？」因詬責久之。馮徐舉其右足曰：「此亦九百。」於是烘堂大笑。時謂宰相如此，何以鎮服百僚。

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，其事甚怪，錢公後傳楊大年，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。仲簡，揚州人也，少習明經，以貧傭書大年門下。大年一見奇之，曰：「子當進士及第，官至清顯。」乃教以詩賦。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，官至正郎、天章閣待制以卒。謝希深爲奉禮郎，大年尤喜其文，每見則欣然延接，既去則歎息不已。鄭天休在公門下，見其如此，怪而問之，大年曰：「此子官亦清要，但年不及中壽爾。」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，卒年四十六，皆如其言。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，以啓事謁見大年，有云：「曳鈴其空，上念無君子者，解組不顧，公其如蒼生何！」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，曰：「此文中虎也。」由是知名。

太祖時，郭進爲西山巡檢，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，將有異志者，太祖大怒，以其誣害

忠臣，命縛其人予進，使自處置。進得而不殺，謂曰：「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，不止贖爾死，當請賞爾一官。」歲餘，其人誘其一城來降。進具其事送之於朝，請賞以官。太祖曰：「爾誣害我忠良，此纔可贖死爾，賞不可得也！」命以其人還進，進復請曰：「使臣失信，則不能用矣。」太祖於是賞以一官。君臣之間蓋如此。

魯肅簡公立朝剛正，嫉惡少容，小人惡之，私目爲「魚頭」。當章獻垂簾時，屢有補益，讜言正論，士大夫多能道之。公既卒，^{〔三〕}太常謚曰「剛簡」，議者不知爲美謚，以爲因謚譏之，竟改曰「肅簡」。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，同在中書，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，而魯尤簡易，若曰「剛簡」，尤得其實也。

宋尚書邵爲布衣時，未爲人知。孫宣公爽一見奇之，遂爲知己。後宋舉進士，驟有時名，故世稱宣公知人。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：「近世謚用兩字，而文臣必謚爲文，皆非古也。吾死得謚曰『宣』，若『戴』足矣。」及公之卒，宋方爲禮官，遂謚曰「宣」，成其志也。

嘉祐二年，樞密使田公況罷爲尚書右丞、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。罷樞密使當降麻，而止以制除。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，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，亦不降麻，遂以爲故事。^{〔四〕}真宗時，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、參知政事，節度使當降麻，而朝議惜之，遂止以制除。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，乃降麻，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，

又不降麻。蓋無定制也。

寶元、康定之間，余自貶所還過京師，見王君貺初作舍人，自契丹使歸。余時在坐，見都知、押班、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，呈榜子稱「不敢求見」，舍人遣人謝之而去。至一無此字慶曆三年，余作舍人，此禮已廢。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，望見舍人，呵引者即斂馬駐立，前呵者傳聲「太尉立馬」，急遣人謝之，比舍人馬過，然後敢行。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，遂入翰林爲學士，見三衙呵引甚雄，不復如當時，與學士相逢，分道而過，更無斂避之禮，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。〔五〕舊制：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。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，止置馬軍指揮使、步軍指揮使，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以來，侍衛一司自分爲二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。五代軍制已無典法，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。

國家開寶中所鑄錢，文曰「宋通元寶」，至寶元中，則曰「皇宋通寶」，近世錢文皆著年號，惟此二錢不然者，以年號有「寶」字，文不可重故也。

太祖建隆六年，〔六〕將議改元，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，於是改元乾德。其後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，以問學士陶穀，穀曰：〔七〕「此僞蜀時年號也。」因問內人，乃是故蜀王時人。太祖由是益重儒士，而歎宰相一有之字寡聞也。〔八〕

仁宗卽位，改元天聖，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，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，於文爲「二

人，以爲「二人聖」者，悅太后爾。至九年，改元明道，又以爲明字於文「日月並」也，與「二人」旨同。無何，以犯契丹諱，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，是時連歲天下大旱，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。五年，因郊又改元曰寶元。自景祐初，羣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，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，至寶元亦然。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，改姓元氏，朝廷惡之，遽改元曰康定，而不復加於尊號。而好事者又曰「康定乃謚爾」。明年又改曰慶曆。至九年，大旱，河北尤甚，民死者十八、九，於是又改元曰皇祐，猶景祐也。六年，日蝕四月朔，以謂正陽之月，自古所忌，又改元曰至和。三年，仁宗不豫，久之康復，又改元曰嘉祐。自天聖至此，凡年號九，^{〔九〕}皆有謂也。

寇忠愍公準之貶也，初以列卿知安州，既而又貶衡州副使，又貶道州別駕，遂貶雷州司戶。時丁晉公與馮相極在中書，丁當秉筆，初欲貶崖州，而丁忽自疑，語馮曰：「崖州再涉鯨波，如何？」馮唯唯而已。丁乃徐擬雷州。及丁之貶也，馮遂擬崖州，當時好事者相語曰：「若見雷州寇司戶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？」比丁之南也，寇復移道州，寇聞丁當來，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迎於境上，而收其僮僕，杜門不放出，聞者多以一作公爲得體。

楊文公儼以文章擅天下，然性特剛勁寡合。有惡之者，以事譖之。大年在學士院，忽夜召見於一小閣，深在禁中。既見賜茶，從容顧問，久之，出文藁數篋，以示大年云：「卿識

朕書蹟乎？皆朕自起草，未嘗命臣下代作也。」大年惶恐不知所對，頓首再拜而出。乃知必爲人所譖矣。由是佯狂，奔於陽翟。真宗好文，初待大年眷顧無比，晚年恩禮漸衰，亦由此也。

王文正公曾爲人方正持重，在中書最爲賢相。嘗謂：「大臣執政，不當收恩避怨。」公嘗語尹師魯曰：「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？」聞者歎服，以爲名言。

李文靖公沆爲相沈正厚重，有大臣體。嘗曰：「吾爲相無他能，唯不改朝廷法制，用此以報國。」士大夫初聞此言，以謂不切於事。及其後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，或收恩取譽，屢更祖宗舊制，遂至官兵冗濫，不可勝紀，而用度無節，財用一作力匱乏，公私困弊。推迹其事，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，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。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，由是服其識慮之精。

陶尚書穀爲學士，嘗晚召對，太祖御便殿，陶至望見上，將前而復却者數四，左右催宜甚急，穀終彷徨不進，太祖笑曰：「此措大索事分。」顧左右取袍帶來，上已束帶，穀遽趨入。

薛簡肅公知開封府，時明參政備爲府曹官，簡肅待之甚厚，直以公輔期之。其後公守秦、益，常辟以自隨，優禮特異。有問於公：「何以知其必貴？」者，公曰：「其爲人端肅，其言簡而理盡。凡人簡重則尊嚴，此貴臣相也。」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。時皆服公知人。

臘茶出一作盛於劍、建，〔一〇〕草茶盛於兩浙，兩浙之品，日注〔二〕爲第一。自景祐已後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，近歲製作尤精，囊以紅紗，不過一二兩，以常茶十數斤養之，用辟暑濕之氣，其品遠出日注上，遂爲草茶第一。

仁宗退朝，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。賈侍中昌朝時爲侍講，講春秋左氏傳，每至諸侯淫亂事，則畧而不說。上問其故，賈以實對。上曰：「六經載此，所以爲後王鑒一作監戒，何必諱？」

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、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。中書以丁節度使，召學士草麻，時盛文肅爲學士，以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，遂以制除。丁甚恨之。

寇忠愍之貶，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之人，自盛文肅以下皆坐斥逐，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，丁晉公憐其才，曲保全之。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，獨於大年能全之，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。

太祖時，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，與兵三千而已，然其齊州賦稅最多，乃以爲齊州防禦使，悉與一州之賦，俾之養士。而漢超武人，所爲多不法。久之，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。太祖召百姓人見便殿，賜以酒食慰勞之，徐問曰：「自漢超在關南，契丹人寇者幾？」百姓二字一作對曰：「無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往時契丹人寇，邊將不能禦，

河北之民，歲遭劫虜，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？今漢超所取，孰與契丹之多？又問訟女者曰：「汝家幾女，所嫁何人？」百姓具以對。太祖曰：「然則所嫁皆村夫也。若漢超者，吾之貴臣也，以愛汝女則取之，得之必不使失所，與其嫁村夫，孰若處漢超家富貴？」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。太祖使人語漢超曰：「汝須錢何不告我，而取於民乎？」乃賜以銀數百兩，曰：「汝自還之，使其感汝也。」漢超感泣，誓以死報。

仁宗萬機之暇，無所翫好，惟親翰墨，而飛白尤爲神妙。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，而點最難工。至和中，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，自謂窮盡物象，上亦頗佳之，乃特爲「清淨」二字以賜之，其六點尤爲奇絕，又出三百點外。

仁宗聖性恭儉。至和二年春，不豫，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，見上器服簡質，用素漆唾壺孟子，素麈蓋進藥，御榻上衾褥皆黃絁，色已故暗，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，亦黃絁也。然外人無知者，惟兩府侍疾，因一作因侍疾見之爾。

陳康肅公堯咨善射，當世無雙，公亦以此自矜。嘗射於家圃，有賣油翁釋擔而立，睨之久而不去。見其發矢十中八九，但微頷之。康肅問曰：「汝亦知射乎？吾射不亦精乎？」翁曰：「無他，但手熟爾。」康肅忿然曰：「爾安敢輕吾射！」翁曰：「以我酌油知之。」乃取一葫蘆置於地，以錢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瀝之，自錢孔入而一作而人錢不濕，因曰：「我亦無他，惟手

熟爾。」康肅笑而遣之。此與莊生所謂「解牛」「斲輪」者何異。

至和初，陳恭公罷相，而並用文富二公。彥博、正衙宣麻之際，上遣小黃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，而二公久有人望，一旦復用，朝士往往相賀。黃門具奏，上大悅。余時爲學士，後數日，奏事垂拱殿，上問：「新除彥博等，外議如何？」余以朝士相賀爲對。上曰：「自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，或以夢卜，苟不知人，當從人望，夢卜豈足憑耶！」故余作文公批答云：「永惟商周之所記，至以夢卜而求賢，孰若用搢紳之公言，從中外之人望」者，具述上語也。

王元之在翰林，嘗草夏州李繼遷制，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，然用啓頭書送，一作遂拒而不納。蓋惜事體也。近時舍人院草制，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，必遣院子詣門催索，而當送者往往不送。相承既久，今索者，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。

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，初在真遊殿。既而大內火，遂遷於玉清昭應宮。已而玉清又大火，又遷於洞真。洞真又火，又遷於上清。上清又火，皆焚蕩無孑遺，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。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，上言：「真像所至輒火，景靈必不免，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。」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。而都人謂之「行火真君」也。

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，爲紫宸殿學士，卽文明殿學士也。文明本有大學士，爲宰相

兼職，又有學士，爲諸學士之首。後以「文明」者，真宗謚號也，遂更曰紫宸。近世學士，皆以殿名爲官稱，如端明、資政是也。丁既受命，遂稱曰丁紫宸。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，遽更曰觀文。觀文是隋煬帝殿名，理宜避之，蓋當時不知。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，不可以不學也。

王冀公（歐）若罷參知政事，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，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。時寇萊公在中書，定其班位依雜學士，在翰林學士下。冀公因訴于上曰：「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，今無罪而罷，班反在下，是貶也。」真宗爲特加一作置大學士，班在翰林學士上。其寵遇如此。

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，偶出街衢，爲一輕浮子所戲，遽前賀云：「聞君有臺憲之命。」仲容立馬婉謝久之，徐問其何以知之。對曰：「今新制臺官，必用稀姓者，故以君姓知之爾。」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、論程、掌禹錫也。聞者傳以爲笑。

太宗時宋白、賈黃中、李至、呂蒙正、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，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：「五鳳齊飛入翰林。」其後呂蒙正爲一作至宰相，賈黃中、李至、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，宋白官至尚書，老於承旨，皆爲名臣。

御史臺故事：三院御史言事，必先白中丞。自一有中山二字劉子儀爲中丞，始榜臺中：「今後御史有所言，不須先白中丞雜端。」（三）至今如此。

丁晉公之南遷也，行過潭州，自作齊僧疏一有文字云：「補仲山之袞，雖曲盡於巧心，和傅說之羹，實難調於衆口。」其少以文稱，晚年詩筆尤精，在海南篇詠尤多，如「草解忘憂憂底事，花名含笑笑何人」，一有之句二字尤爲人所傳誦。

張僕射濟廣體質豐大，飲食過人，尤嗜肥豬肉，每食數斤。天壽院風藥黑神丸，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，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，夾以胡餅而頓食之。淳化中罷相知安州，安陸山郡，未嘗識達官，見公飲啗不類常人，舉郡驚駭。嘗與賓客會食，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，窺一作竊視公所食，如其物投桶中，至暮，酒漿浸漬，漲溢滿桶，郡人嗟愕，以謂享富貴者，必有異於人也。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，其飲食甚微，每析半餅，以筋卷之，抽去其筋，內捻頭一莖而食一有之字。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。

宋宣獻公、晏夏英公陳同試童行誦經。有一行者，誦法華經不過，問其「習業幾年矣」，曰：「十年也。」二公笑且閔之，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，宋公十一作五日，夏公七日，不復遺一字。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字如此。

樞密曹侍中，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，議定盟好，由是進用。當莊獻明肅太后時，以勳舊自處，權傾中外，雖太后亦嚴憚之，但呼侍中而不名。凡內降恩澤，皆執不行。然以其所執既多，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，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。久之爲小人一有之字所